

變壞是從變蠢開始的

可是我如何證明我是對的？這個問題不解決，很多東西就亂套了——事實上也已經亂套了。

你應該憑直覺意識到，那位高二學生的同學所言，是一種“流氓邏輯”，一種詭辯。我們之所以一下子不能反駁，只能氣得干瞪眼，其實是在思維上，上了一個賊當。

這個賊當就是波普爾的那個表述：“我們應當阻止一個鋼琴家彈奏，還是應當不讓他的鄰居安享一個寧靜的下午呢？”

看到沒有？波普爾叫我們選，是鋼琴家彈奏的自由重要，還是鄰居不被打擾的自由重要。在高二學生的語境中，是他睡覺不被打擾的自由重要，還是他的同學不被他睡覺所約束的嬉笑打鬧的自由重要。

於是，亂子出現了。
本來，鋼琴家彈奏和鄰居休息發生衝突這

檔子事，是有明確的判斷標準的：鄰居的休息邏輯在先，對鋼琴家沒有任何影響，是鋼琴家的彈奏影響到了鄰居；同時，鄰居的休息是一種“消極自由”，並不需要你做什么，只需要你不干擾即可，但鋼琴家彈奏，是一種“積極自由”，需要別人為他做什么——忍受他的噪音。邏輯在先的自由和屬於“消極自由”的自由優先於邏輯在後的自由和“積極自由”的自由，這就是自由的原則。

但波普爾是怎麼干的呢？叫我們選，相當於把誰有義務不去干擾別人的自由這樣一個問題，變成了一個

自由在價值上排序的問題，好像誰的自由看上去“高大上”，誰的自由背後人多，誰就可以幹掉別人的自由。

這是一種愚蠢的思維方式。按照這種思維方式去思考，一個人、一群人，甚至某種體制，要變壞一點都不難。而變壞其實就是從變蠢開始的。



有個高二的學生，遇到了一樁事，向我請教，希望得到答案。他遇到的事情是這樣的：有一天，他在睡覺，旁邊有兩個同學嬉笑打鬧，害得他睡不着。於是，他對同學說，希望他們不要影響他休息，出去鬧。但同學回了他一句：“為什麼是我們出去，而不是你不睡覺呢？”

他告訴我，那一瞬間，他氣得說不出話來，竟然無法反駁。

看上去，生活中的這類事情真的太雞毛蒜皮了。不過，我記得，英國哲學家波普爾在討論到自由的原則時，也講了一個類似的例子。

假設有個鋼琴家，喜歡在家彈鋼琴，而不幸，他有個鄰居，喜歡安靜。在此背景下，波普爾問：“我們應當阻止一個鋼琴家彈奏，還是應當不讓他的鄰居安享一個寧靜的下午呢？”

當年讀《猜想與反駁》這本書，看到這段話時，我差點怒了。當然是鋼琴家不能影響到鄰居的寧靜了，人家在家好好休息，享受寧靜，你卻在一邊彈鋼琴來破壞。不錯，你是爽了，搞得“高大上”，可是對於鄰居來說，你那優美的鋼琴聲不過是一陣陣影響到神經系統、傷害身心的噪音。



是5月5日也不是6月1日，而是6月2日，似乎有點主體意識。

瑞典類似日本，男女分開過。8月7日為男孩節，期待像龍蝦那樣好養；12月13日為女孩節，又叫“露西婭女神節”。露西婭是瑞典傳說中專門保護女孩的女神，每到這個節日，把女孩子打扮成女神的模樣，照顧其他孩子。

澳洲的兒童節為7月的第一個星期日；泰國在1月份的第二個星期六；馬來西亞為10月最後一個星期六；新加坡以前為10月1日，2011年修憲時為“促進家庭生活”，改為每個10月的第一個星期五，方便連休；印尼為7月23日；土耳其為4月23日；巴西把10月12日聖母紀念日為兒童節……總之，時間上參差不齊，背景五花八門，大部分國家的兒童過本國的兒童節，國際意識不強。儘管時間上不同，祝願孩子快樂地健康成長是各國家長共同的心願。

1931年孔祥熙發起設立“中華慈幼協會”，民國政府將4月4日定為兒童節，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按蘇聯的習慣將6月1日定為兒童節。現在中國大陸和澳門地區的兒童節為6月1日，而台灣和香港地區為4月4日。兒童節，全球同步比較難，我只希望有早一日，兩岸四地的中國孩子能在同一天過上中國兒童節。文：汪先恩

參差不齊的兒童節

不管眼睛有多花，骨質有多松，都有兒童情節，何況青壯年。原以為6月1日是全世界兒童的共同節日，當年到日本才知道，世界並無統一的兒童節，時間上基本上各行其是，兒童節帶有明顯的地域風情和政治色彩。

1925年在日內瓦召開的兒童福祉會議，規定6月1日為國際兒童節，但其後承認的幾乎是當年蘇聯的一幫兄弟。德國在統一之前，東德兒童歡天喜地過六一，而西德的兒童靜悄悄，等到過9月20日才過兒童節。1954年聯合國規定11月20日為國際兒童節，由於冷戰，並沒有形成共識，只有加拿大、埃及、巴基斯坦等少數幾個國家認可，連西方老大如美、英、法都沒有執行，而且這幾個國家至今沒有明確的兒童節，也許天天過節更好。

日本把5月5日端午節轉化為男孩節，掛鯉魚旗，意味男孩像鯉魚一樣健康和跳龍門。三月三桃花節為女孩節，6月1日是平常之日，與節日不沾邊，日本兒童節里中國傳統文化的元素很濃。同樣是朝鮮半島，南朝鮮受日本影響，5月5日為兒童節，而北朝鮮的兒童節既不

讓孩子離你越來越遠的溝通方式

我一向對孩子心存敬畏，因為他們非常聰明，很能捕捉成人說話時想要掩飾的情緒，所以在抱怨孩子不聽話之前，先審視一下自己的溝通方式。

下面是一些妨礙親子溝通的談話方式，即使成人之間也應該儘量避免：

1) 當孩子遇到困擾時，幫忙出主意 (giving advice)。

當家長覺得自己比孩子高明，或者小瞧孩子的能力時，就特別想幫忙。

更合適的方式：鼓勵孩子自己解決 (Encourage problem solving)：比如提一些啟發式的問題：“你覺得你能想到哪些辦法解決？”

2) 否認孩子的感受 (Deny feelings)。

父母無法共情孩子的感受，讓孩子覺得價值感低。比如孩子說：“上學好累啊”，你回答：“你應該感到幸福，我們小時候還要干重體力活呢。”

更合適的方式：

共情和探索 (Empathizing and exploring)：比如說“在那樣的場合下，你一定是很緊張 / 尷尬 / 憤怒”

3) 評判孩子 (Making judgments)。



讓孩子感受不被理解、不被支持，且有負罪感。比如：“你知道明天要考試，今天還這麼晚睡！”

更合適的方式：客觀觀察 (Making observations)：比如：“我注意到你昨晚一點鐘睡的。”

4) 問“為什麼” (Asking “why” questions)。

“為什麼”開頭的問題常包含着質疑、指責、批評，很容易讓孩子採用防禦性溝通，甚至關閉溝通。比如：

“你為什麼上課不注意聽”

更合適的方式：問一些開放式的問題 (Asking open-ended questions)：

比如：“能不能聊聊你上課時是怎么消化課堂內容的？”

5) 贊同 (Agreeing)。

導致孩子為了取悅家長而不敢調整自己的想法或者觀察。比如：“你這麼決定實在是太對了！”

更合適的方式：客觀觀察 (Making observations)：

比如：“我觀察到你做了這個決定，能告訴我是什么因素讓你這麼做的？”

6) 不贊同 (Disagreeing)。

否定孩子的看法，容易引起孩子的防禦行為。比如：“我不同意。”

更合適的方式：探索 (Exploring)：

比如：“這是一種解決問題的辦法。你還有其他方式嗎？”

對於上面的幾點，不要太苛求自己，因為我們都是需要終生學習。在一段時間內，選其中一項最適合自己，慢慢在生活中應用，時間長了，就內化為自己的一部分。

先講講以前發生在我家的一個小故事吧。

我家大兒子二歲那年的夏天，一次晚飯時間，共同進餐的妻與我講起了當天在單位和同事大姐閒聊時聽到的牢騷。同事大姐是戰後遺孤二代，九十年代初，一家三口隨大家族一起來到了日本，那時他兒子才三歲。轉眼孩子已然大學畢業，說啥就是不願意在本地區找工作。雖然有好幾個工作的地方可以選，也包括在家門口的會社事務所，結果他卻選了一個最遠的地方。大姐兩口子軟磨硬泡就是換不回孩子那顆鐵定要離家的心，一說起這事兒大姐就傷心不已。這事兒講完後良久，妻猛然冒出幾句話：“留在家裡干啥？整天吃他娘煮的白菜蘿蔔，還是他爹唯一會做的炒飯？全日本到處都有炒飯，不比他爹炒的好吃？”

妻那日最後幾句看似輕巧的話，卻一語驚醒夢中人啊！

大家都瞭解，很早就已經西化的日本人在倫理體系中似乎缺少中國人特有的濃鬱的親情感，至少不像我們中國人那樣重視親情和遵守孝道。在日本，有太多太多的空巢老人在孤獨中度日如年，與兒女數十年沒有聯繫，甚至連兒女在哪兒都不知道的也不在少數。有的甚至都是在老人過世後通過醫院的電話，兒女去草草處理一下後事而已（發生在自己身邊的幾件真事）。對於我們這些接受過中國傳統教育，骨子裡滲透著“百善孝為先”的基因，卻半路來到了異國他鄉的中國人，這些都是根本無法接受的！守親盡孝的基因似乎都已經刻印在我們的身體裡，流淌在血液中的！那麼問題來了，我們在打拼事業、忙碌生計的同時有沒有考慮過，將來有一天，孩子長大離我們而去，久久也不再聯絡，我們該怎麼辦？該做何感想？別告訴我你不在乎！難道像那位大姐一樣終日在無限的思念與牽掛中守候著？還是默默地試著去習慣並接受這一切？這個問題一定在困擾著我們，卻又無可奈何不知所措。

未來，我們拿什麼留住孩子？我們這些生於60、70、80年代的人，每每想念起的，是祖國家鄉的親人、是熟悉的街道和不變的鄉音，還有，就是家鄉的美食。每次回國第一

未來，我們拿什麼留住孩子

件事難道不是先去呼朋喚友找個館子狠撮一頓？抑或是父母在家準備好了一桌飯菜，席間聽父母不停的介紹，“這是你小時最愛吃的，那個也是你在視頻上天天念想的，當然還有一鍋三鮮餛飩的餃子……”家鄉的美食，那一定是我們的最愛，是留在我們心底裡的溫存眷戀，這些都是身在海外的我們拿金拿銀都吃不到的味道。

好吧！說的更通俗一些。這些就是味道的記憶，我們內心深處最初的記憶。順著這些味道的記憶，我們可以找到童年，找到青春。找到回家的路，找到白髮蒼蒼的父母和親人！找到內心最深處的歸屬感！而關於味道記憶的植入，就是從孩提記事起，在漫長的成長歲月中，在年復一年日復一日的飯桌上植入記憶深處的，應該是由父母或祖母外婆來完成。而這些，可以看作是將來引領孩子回家的風向標。往小了說，這是對家的記憶和留戀。往大了說，就是對我們中華民族生活方式的認同感和文化體系的歸屬感！

壽司的美味，拉面的鮮美，帶給我們的是驚

喜卻不是感動，更不會觸動到我們的心底。恰恰是一根炸油條、一碗雲吞面、寒冷除夕夜的一盤熱騰騰的水餃，讓我們熱淚漣漣無法釋懷！這就是記憶中心底最深處的味道了！

未來，我們拿什麼留住孩子

那天晚飯之後，我思考良久，似乎找到了答案，我知道我該怎樣去做了！我承認我是個吃貨，常常會想念家鄉美食。而我恰恰又不是一個懶惰的人，雖在異國他鄉，我家的餐桌上卻少不了諸如水煮肉片，地三鮮，冰糖豬手，回鍋肉，麻婆豆腐，藕盒茄盒等各種美食……這些都是我想吃瞭，然後從網上搜來的教程，然後從網上搜來的教程，試做一搜不行總結之後再來第二次……總會有做成功的時候。當然，還有隔周一次的各種餛飩的餃子。吃的一家大小直呼過癮！

所以從那時起，我每每做了可口的飯菜，看到大兒子吃的亦不樂乎的時候，我就會在他耳邊輕輕的說：“好吃嗎？以後爸爸常給你做好不好？等你將來長大了，想吃的時候就回家，爸爸一定給你做著吃。等你成家後再帶上你的妻子孩子一起回來，爸爸給你做一桌子好吃的！”六歲的小傢伙也使勁的點著頭。那一刻我感覺，這就應該是味道記憶的植入方式吧。

當然這種味道記憶植入的同時還可以順便

進行下民族主義教育，增強孩子的民族自豪感和認同感。

記得去年五月初的時候，我前夜包了粽子，大兒子又吃得高興了，儘管早上的時間緊迫，我也依然不忘進行一下愛國主義教育，講屈原的故事，講粽子的來歷，再講日本人也吃粽子，只不過是從中國傳來的，告訴他在這個時候，中國有許多許多小朋友也和你一樣吃著粽子呢……講著講著，我實在忍不住了，眼眶裡有淚在打轉。那一刻，我真的想家了。小時候都是爸爸騎車馱著我，一早給奶奶送去我家自己包的粽子，在記憶裡彷彿依然能回憶起我童年的畫面。小傢伙一邊吃一邊聽，還挺高興，只是不知道能不能聽懂記住。

也許有的朋友會說，我不會做也不愛做飯怎麼辦？那就至少去學二三樣拿手的菜，但一定是孩子超愛吃的，然後常做就可以了。千萬不要因為忙或偷懶而省掉了這一課，如果你想給將來的孩子心裡留點兒念想，請上好這一課吧！如果在家裡吃的和外面一樣，甚至還沒有外面吃的好，將來孩子為什麼還想要回來呢？回來餓著肚子聽你嘮叨嗎？

當然我也不是說一定要把孩子留在身邊，孩子有出息展翅高飛是好消息，做父母的應該支持。但是哪位父母不希望遠方的孩子能在周末打個電話報個平安？節假日帶上全家回來看看？那份同樣的牽挂同樣也在兒女心間，那份依舊的親情依舊讓兒女眷戀。我們做父母的一想到這些。該是多么幸福快樂的事情啊！

當然我也不知道這樣的做有沒有效果，因為畢竟孩子還沒有長大。但至少，親子間多一點交流總該是沒有錯的，愛美食也應該是沒有錯的！民族認同感自豪感的教育也是沒有錯的。那這些交叉在一起進行又怎麼會錯呢？

最後再套用一下電影《料理鼠王》最後的橋段，主人公是如何征服挑剔到近乎偏執的資深美食家？還不是因為做出了他記憶中小時候會吃過的，媽媽料理的味道？（文：村野煮夫）

